



5年,“两个倒数”一跃为“高满意度”学校 她的“教育实验”里加了啥催化剂

□本报记者 黄莉萍

从无人驾驶自行车的发售、共享单车发起人胡玮炜的选择、《未来简史》的发行,到上海一中学生造出“丑丑”的喂饭机器人,再到挪威西南海岸的鲸鱼、学期主题实践课程“雾霾与发展”,她告诉学生,我们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从阿尔法狗的60连胜、九寨沟地震后机器人操刀的第一篇报道,到国家对人工智能课程的规划、学校卫生间的墙壁彩绘,她问学生:“艺术有什么魅力?”

……

每个开学典礼上,都有陈沪军的开学第一课。备课时间,一个学期再加上一个寒假或暑假。这一课,无论多宏大的叙事,她总要把学生“牵引”进有关现实和未来的画面之中;无论内容有多“海量”,一定只是一个中心——“做有远大理想的勇敢坚毅少年”。

这,也是她在5年中让一所曾经“两个倒数”的城郊结合学校一跃成为“高满意度”学校的“教育实验”中“秘密”加入的催化剂。

繁茂枝叶还需先润根

2012年,硬件过硬、条件改善的杭州师范大学东城中学,教学质量和年度考核都处全区末尾,甚至拿了两个倒数第一,学生大量流失。副校长陈立剑依然记得当年的“方向之争”,“是抓升学率,还是抓学生全方位能力的提升?”

“公办初中要靠什么吸引学生和家長?”在杭州师范大学理事会专家的支持下,刚任校长的陈沪军坚定“人格为先,五育并进”的办学理念,组建课题组,探索德育为先的校本课程建设。

她给教师们看植物的根系图,学力由显性学力(枝叶)和隐性学力(根系)组成,下层的隐性学力部分支撑着上层的显性学力。隐性学力不但包括思考力、判断力、行动力、表现力,还包括学习者的兴趣、动机、态度等动力因素。“根系有足够的滋润,枝叶才能繁茂”,她说。

地处城郊结合部的东城中学,学校生源中51%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45%是九堡当地农民子弟,80%的家长学历是初中及以下。“我们的孩子自我期望水平普遍偏低,缺乏远大的理想;很多家庭教育缺位,学生因此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思维素养。”曾多年从事“平民教育”的陈沪



军深知内动力的“核效应”。

2013年,东城中学正式确立的“弘毅少年”成长课程,已经有了成熟的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弘毅少年”成长课程体系不仅有自信个体、主动学习者、合格公民、积极奉献者4个子目标,更有具体的善于合作、主动探究、责任担当等12个核心素养。

此后,学校的成长速度惊人,一跃成为“江干区教学质量优秀学校”,连续2年位列江干区教学质量考核增量第一,中考质量连续3年高位增长并入围区前三。2015年在杭州市教育局组织的第三方评估中,为全市4所“轻负担高满意度”学校之一。2016年获2个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其中之一就是“弘毅少年”成长课程的建设与实践。

成长课程中的师与生

每天清晨第一课,教师们不再埋头批改作业,而是走进同学科同事的课堂,与学生一起听课。全校34个班级,每天34节公开课,34个微教研。“第一节下课后休息时间延到15分钟,作为微教研时间,老师们听完课后要对授课教师的课提出‘三优点两建议’。”陈立剑介绍,微教研结束,旁听的教师再回到自己的班级授课。

与“先听后上”相匹配的是“四备三思”备课法。简而言之,对于一节课,教师要经历4次备课、3次反思,轮流互相听课、互相提建议,一次次修改教案,取长补短。“备课这么多环节,是因为我们不再‘满堂灌’,而是在探索循循善诱,通过教师的课堂设计和引导,让学生自己构建知识的思维课堂。”陈沪军介绍,每周五下午,各教研组都要聚在一起集体备课,而这个时间段,正好是“猴子称霸王”

的“小先生”学科社团课程时间。

每周五下午的第一、二两节课,初二(1)班学生陈其鹏全程上紧了全身发条。“我们有补短班、基础班、提高班供同学们走班选课,11个班级11位‘班主任’和61位‘导师’的工作状态,我都要去巡查,有问题及时处理。”陈其鹏是“小先生”学科社团课程初二年级组组长。他和副组长的职责是给“小先生”评分,有问题及时向指导教师反馈,“每周二放学后,我们会开‘小先生’例会,大家一起备课,交流上课情况”。陈其鹏还打算开展一次问卷调查,“我们会根据同学需求不断调整课程内容和方式”。

“小先生”学科社团课程几乎都由“弘毅少年”志愿者担任“导师”。陈立剑告诉记者,每个年级的“弘毅少年”会根据自己的学科特长选一门学科,和其他“小先生”一起组成某学科的导师团。“小先生”们自主确定某个课程的学习或活动内容,提出课程实施计划在年级大会上进行宣传;其他学生则根据自身情况,选班进行学科知识的补习与拓展。“与其说是我们这些‘导师’在导,不如说是大家在共同学习。”初三(5)班学生马芝茵认为,“一个班的易错点和难点都差不多,也更有共同话题,大家成了‘真正的同学’”。

少年的理想与担当

每学期,东城中学每个年级都会选出10多名代表最高荣誉的“弘毅少年”。“五大块内容,学习上的学分仅占五分之一。”该校德育主任王咏梅介绍,各班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具体的考核细则,一般而言,演讲、实践活动、

学科进步、上台展示等都能有相应的加分。

“下周,我们科学组和社会组联合打造的主题实践课程就可以推出了。我们要带领学生画校园植物地图,引导学生对校园植物合理分布启动自己的思考并提出合理化建议。”科学教师陶林在课程计划中写道,“也许,学生们会对停车的地方该种什么植物,特别容易死的植被该如何更替,对植物挂牌或设置二维码等提出自己的可行性方案。”

将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教材整合后,东城中学推出了由多学科教师联合打造的主题实践课程群。“比如这个学期的主题是‘艺术与成长’,每个班一学期的实践课就‘瓜分’给申报成功的各个学科小组。”负责接收申报材料的王咏梅笑道,“教师们简直在‘秒杀’课时。”光教师“秒杀”还不够,学科教师们的主题实践课程内容与计划公布后,学生可自愿组成学习小组申报具体项目。师生双向选择后通过考察、调查、科学探究等方式进行探究性学习。

“弘毅少年”成长课程中的“第一发动机”德育校本课程“弘毅课程”内有三大课程群。陈沪军告诉记者,除了由兴趣社团课程、心理辅导课程等组成的“珍爱生命”课程群,“小先生”学科社团等组成的“关怀他人”课程群,还有包括主题实践课程、时政演讲课程、晨会演讲课程和弘毅讲堂等的“担当责任”课程群。

学生们在课前5分钟的时政演讲中讲到金砖会议,实践课上关注并动手实践“垃圾与文明”……在陈沪军看来,这都是在学习着担当责任。她认为,育人,就应该是在所有资源的全方位整合利用,是教学和德育的交融、整合,“孩子们在观察社会、了解社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同时,提高了学习力、创造力和表达力,更悄然实现了正确价值观的形成和高尚品德的养成”。

“我们要在改变世界的激情中,找到人生的意义。”在科学教师陈沪军的“教育实验”中,德育只有“点燃”,没有说教。



□本报记者 黄莉萍
见习记者 邵焕荣

“我们浙江人教书,强调知识的本义和内在联系,教育过程充满灵性。有着南孔文化和阳明思想的浙江人有足够的文化自信,更要有教育自信。”11月4日,由浙派教育生态科学研究所主办、浙江教育报刊社协办的浙派教育文化研讨思会上,省教育厅会长张绪培认为,各地应重视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和发扬浙江籍教育大家的思想和理念,不断培育出新时期的浙派教育家。

浙派教育应提炼自己的文化基因

“浙派教育有着璀璨的经验、智慧和精神。未来我们要研究它的思想和价值,与生态教育之间的有机联系。”去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培植牵头成立浙派教育生态科学研究所,“我们的目标是探寻浙派教育的文化基因,让更多的学校能从中获取文化的力量”。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陈峰就此认为,教育为谁办,怎么办,教育现代化如何落地,都考验着社会的人才观和教育部门的政绩观。“浙派教育家应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坚守自己的理想办学,坚持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在校内共生、繁荣,如此才能有教育的绿水青山,这样的教育生态系统的研究才有价值。”

“浙派教育有足够的自信,也需要持续地梳理和总结。”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方展画多年前曾带领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发起针对浙派教育家的培育和研究,“提炼浙派教育的文化基因,就是提炼浙江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核燃料’”。

省教科院副院长王健敏对此深有同感:“浙江人要有教育自信,应从浙江教育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当代教育人的突出实践中,厘清浙派教育的概念,研究和助推浙派教育,传承和发扬浙江开放大气、求真务实、勤勉进取等的教育文脉。”王健敏认为,在尊重教育自然的规律,放手学校自主管理,放手学生自主学习的教育改革中,浙派教育家大有作为。

“在教育全球化,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谈流派并非易事。”即便如此,杭州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俞晓东依然认为,浙江独特的文化和浙江人低调、务实、求新的个性,是有鲜明特质的浙派教育家形成的土壤。“寻找浙派教育的文化基因,需要进行大量的个案研究,也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整体研究。”俞晓东呼吁,政府应做好顶层设计,率先启动年纪比较大、有影响力的名师名校教育理念的梳理和总结工作,“这是对老一批浙派教育家的保护和抢救工作”。

“浙江教育追求精致、品质,按规律做教育,讲规则意识很浓。”来自山东的省特级教师、杭州师范大学东城实验学校校长张立栋认为,从学生培养的角度,浙江更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在育人方面做得扎实到位,“而关注和总结这些优秀校长、教师的教育成就,能有效增加他们的职业幸福感”。

浙派教育该探寻怎样的价值观

“近现代史上,我国的两院院士中,从杭州高级中学走出的就有53位。杭高的教育特质,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总结,更值得我们对浙派教育充满自信。”张绪培认为,引进外来资源和学校,如果只求名气不求本质,则是没有自信的表现。

创新、实干,却缺乏理论的总结和提炼。由上海、浙江、江苏教育报刊社和安徽省教育宣传中心主办的长三角校长高峰论坛已历时13载。浙江教育报刊社社长、总编辑陈宁一对参加论坛校长们的普遍印象是,“实践很强,做法很多,却没有总结出‘响亮’的教育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齐心协力培育、挖掘和助推浙派教育家,从而形成浙江教育人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才能更多地普惠到老百姓,满足他们的孩子都能享受优质教育的美好愿望。”陈宁一说。

“经济社会的建设,城市化的发展,不同办学性质学校的突进,冲击着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局副局长郑宏坚认为,教育生态巨变后,缺少一个大家都认可的标准,而提炼出浙派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提升教育的整体品质很有好处,教育工作者才能更好地坚守自己的教育理想。

“因为独特的地域文化,敢为人先、开放大气、勇于创新、含蓄内敛等,是浙江教育人的共同特征。”杭州第二中学校长尚可为认为,新时期,浙派教育更应理直气壮地对不同教育范式进行梳理,引领校长、教师不断修炼,孕育、催生新的教育家。“蔡元培、经亨颐、蒋梦麟……我们曾经有那样星光灿烂的一批教育家,应有足够的教育自信,在遵循教育本质的前提下,不断探索教育的创新,实现对学生的人格教育,促进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尚可为认为,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需要更多像陈立群这样推动教育公平的浙派教育家,“这对坚守理想的一线教育工作者有着振奋人心的示范作用”。

深夜、周末……她在寂静中绽放,在讲述中实现 一名援疆教师的神圣使命

□余鱼

“我想让更多的民族孩子喜欢上自己的国语。”从2月的“急火攻心”,到如今的朗读计划“了然于胸”,大半年的援疆生活,让陈霜有着“从来没有如此强烈的被需要感”。

这“感觉”,是她前行的“发动机”。夜深了,她开始对着手机或电脑童趣十足地讲起童话故事;周末时,乌什电视台的录音室里总会出现她朗读课文的身影。这周,已经完成的小学一年级上册和二年级上册的课文朗读都变成了光盘。它们即将出发,被送到乌什县所有小学的一、二年级孩子手中。

从一个班、一所学校,到一个县,如今,她的微信公众号源源不断地推送着童话故事和课文朗读,推送着她那“让更多维吾尔族孩子学好国语”的美好愿望。

梦中的新疆

陈霜的援疆机会是她主动争取

来的,耗时好几年。“前几年,衢州并没有派到对口援疆乌什县小学段的教师名额。”但陈霜想援疆想得有点“魔怔”了。每次招募通知一下来,她都要跑到衢州市教育局相关科室盘问好几遍。“有机会会通知你的。”每次只有这句话出来,她才肯回去。

2017年2月,34岁的大龄单身女青年如愿以偿,一路西去,成为乌什县第三小学一(3)班的语文老师。

快乐而充满激情的她很快发现,她那热情洋溢的教学,三分之一的孩子压根儿听不懂。“他们其实是听不懂国语。”这个全都是维吾尔族孩子的班级,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勉强和陈霜交流,还有三分之一能听,却不会表达。“你布置完作业,孩子们常常不知道是什么作业;把作业内容变成语音发到家长微信群中,可是能听懂的家更少。”第一次单元测试,全班平均分32分。在此之前,陈霜已是“急火攻心”。“心里着急,加上新疆的干燥气候,各种不适症状频出,我一度怀疑自己要生大病了。”

对于母语是维吾尔语的孩子,全国统一的部编语文教材,确实难度颇大。陈霜一眼望去,全县也只有她一个人是专业的汉族语文老师。“就拿乌什三小来说,语文老师队伍中,除了维吾尔族汉语教师,就是刚招进来非汉语专业的刚毕业的汉族教师。”

你不做出范,谁做?

十年小学语文教师的从业生涯,一群听不太明白她在说什么的学生,交织在一起,深深地激发了陈霜的职业荣誉感。

童话的世界

“别怪孩子上课就走就走,想说说,他们因为听不懂才会没兴趣。”从孩子的角度换位思考后,陈霜决定“化悲痛为力量”。

她把上课的节奏放慢,语速放缓,语气童化……根据课文内容,她会在黑板上画出漂亮的粉笔画,让孩子们在自己的铅画纸上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用肢体语言表示词语,带着孩子们一起动感演绎“走、跳、跑、

蹦”;把糖、醋、梅子等搬上课堂,大家一起尝一尝什么是酸甜苦辣;课本中的儿歌,自己谱上曲,大家一起唱一唱……

课间,师生一起唱歌、运动、寻花开、捡落叶。不经意间,她的语文教学有了跨学科的综合整合课程的味道。

她开始幸福地看着孩子们被吸引,吸引到她的教学之中。“我发现孩子们最喜欢听我讲故事,特别是童话故事。”

好,那就上网找故事。那些篇幅适中、对话生动,有趣又有意义的童话故事,一个个被陈霜标注了起来。“我讲故事,会用夸张的语气、表情,再配上丰富的肢体语言。”一个故事下来,孩子们常常开心到不能自己,不自觉地互相传授少数不理解的词语。“老师,你什么时候再讲故事给我们听?”

陈霜有点儿犯难了。师生们在校时间都有限。到了放学时间,孩子们必须回家,她也须按指挥部要求回到援疆指挥部宿舍。(下转第3版)